周易說略

周易說略卷之七

繫辭上傳

繫辭本謂卦爻下之辭、此則其傳也、後人多誤指此為繫辭、亦猶之誤以象傳為象辭、象傳為大象小象也、朱子本義已正其失、而人讀之不詳、故為拈出、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此章夫子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又言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而人兼體之也。首節是從有易之後。追論未有易之前。以見畫前之有易也。夫易有乾坤有貴賤、有剛柔、有吉凶、有變化、此等名物。皆非聖人有意為之也。不過摹六合中所有者模寫出耳。觀夫天以至健而尊、地以至順而卑、易之所謂乾坤者、先定乎此矣、天地人物之屬、有卑者、有高者、亦列兩間、易中卦爻之次、所謂上貴下賤者、先位乎此矣、陽動陰靜、凡物之稟性于陽者、其動

有常稟性於險者其靜有常其動者決由於所性之剛其靜者決由於所性之柔易之所謂剛柔已先分判於此矣事情所向爲方或向於善或向於惡向於善則善事連彙而至向於惡則惡事連彙而至是方以類聚也人有邪正物有美惡邪正不同道美惡不共器是物以羣分也其聚而分者爲善則吉爲惡則凶易之所謂吉凶已先于此而生矣觀日月星辰之屬成象于天其升沉盈縮无停機也山川動植之屬成形于地其成毁榮枯无滯

跡也、其象與形之消、即陰之所以變、其象與形之息、即陽之所以化、易之所謂蓍策之數、或自陰變而為陽、或自陽化而為陰者、已先乎此而見矣、易書未作之先、天地原有自然之易如此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此節言聖人作易之事、聖人見天地間觸處皆易要之不過陰陽消息兩端而已、於是設一畫連亘而寔者為剛、設一畫中斷而虛者曰柔、以剛柔二畫交相摩戛而成四象、四象又交相摩戛而成八

卦八卦既成於是每卦與其餘七卦交相推盪則一卦之上各生八卦而為六十四卦而易卦之變化備矣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此下二節言易之既作造化在易承上文言易書既備九天地間之變化何者不見于其中乎以變化成象者言之鼓之雷霆而振作萬物潤之風雨而膏澤蕃生日月運行而代明一寒一暑而成歲皆見於易之中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以變化之成形者言之體寔而性健者乾道也凡人物之生其得乾之道而成者則爲男體虛而性順者坤道也其得坤之道而成者則爲女絪緼變化萬類紛紜皆見於易之中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此下二節承上文言成男成女遂極言乾坤之理以明其爲人之所當兼備也若云乾坤之成男成女既備於易其所以化生萬物之妙又有可言者

夫乾知大始也凡物之生其胚胎朕兆皆乾主之氣以始萬物之形理以始萬物之性不但成男而已也坤則受乾之所始者為之醞釀成就氣以成萬物之形理以成萬物之性亦不但成女而已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成

夫乾盡萬物皆其所始若甚難矣然乾健而動氣機一發萬物俱生何嘗有心于生物其知始也以易而知也坤盡萬物而皆成若甚繁矣然坤順而靜不過因乾之氣而翕受蓀合之未嘗有增益區

蓋于其間其作成物也以簡而能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此言人之無體乾坤者勉強而能則為賢人乾坤之理如此豈非人所當無體者乎人之所為若能體乾之易存乎中者一主乎理而無艱險之私則心事明白洞達無纖芥可疑豈不易知若體坤之簡見于事者一循乎理而無紛擾之累則作事乎

坦直截人人可以遵守豈不易從人既易知則人皆相信而與之同心者多而相親附人既易從則人樂為用而與之協力者衆而功可立人既来相親則吾之一心愈自信不惑常常存主于易而終身不變便自可久人既協力而有功則兼衆人之所有以為有而能兼濟一世便自可大可久雖未到純亦不已地位然二異于親德不恒者矣豈非賢人之德可大雖未到巍乎成功地位已非一善成名者矣豈非賢人之業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此言體之而至于不勉不思則為聖人承上文言賢人德業如此過此以往則吾之易即乾之易吾之簡即坤之簡自然而然无待勉強天下之理不過易簡盡之一完了易簡分量而天下之理豈尚有餘蘊乎天下之理既統會于吾心則不但可久而已而其久也无疆矣不但可大而已而其大也无外矣豈不可與天地并立而成位乎其中乎到

此易之理又不在天地而在吾心矣方是學易之
全功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夫子說伏羲既立卦爻、然有畫無文、非顓蒙所能喻、于是文王周公二聖人、取伏羲所畫之卦、而布列之、觀每卦每爻各有本然之象、時有消息、位有當否、而繫之以辭、以明卦爻之吉凶、所以决嫌疑、定猶豫、使人知所趨避而不迷也、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承上文言聖人所以觀象繫辭者正以卦爻之剛柔迭相推盪、而陰或變陽、陽或化陰、則此卦有此卦之象、彼卦有彼卦之象、此爻有此爻之象、彼爻有彼爻之象、其變無常、其象不一、不係之辭、則吉凶不見、何以使人知所趨避哉、

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自聖人既繫之辭而易道備、天下之理、有一不具於其中者乎、是故易之言吉言凶者、即人事順理

而得、逆理而失之象也、言悔言吝者、即人事困衡而
憂、安肆而虞之象也、
此象字輕、猶曰是此箇樣子、與上文觀象之象
不同、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
三極之道也、
易之陰變陽陽化陰者、即造化氣機退極則進、進
極則退之象也、其既變而剛、則陽當時用事、即爲
晝象、其既化而柔、則陰當時用事、即爲夜象、是剛

爻之既定者、即晝夜之象也、六爻之陰變陽、陽化陰、一陰復有一陽、一陽又有一陰、循環而不已、天道固然、地道亦然、人道亦然、六爻之變化、即天地人至極之理也、易道之至備至精如此、人可以不學乎、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是故君子隨身之所處、安於其中而不違者、易中所載事理當然之次第也、終身所遇不一途、所為

不一事、總是循此易理而已、所喜樂玩味而不厭者、爻之詞也、卦爻各有辭、而爻之詞、則各隨其一節之變而言之、其爲道屢遷至動而不可亂、尤所當玩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君子之專心于易如此。其用功豈復有間哉。是故君子當靜居未筮之時、則概觀諸卦爻之象而玩其辭、其動而將有爲也、則卽所得之卦、觀其所變

之爻而玩其占以為推行化裁之準如此則或居或動所向皆吉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易之理即天之理君子无往非易即无往非天思若啟而無不通之志行若翼而无不成之功矣此君子學易之極功也

右第二章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首章言伏羲畫卦次章言文周繫辭此章則釋係辭之通例若云文王周公既繫卦爻之詞其例有

可言者、卦下之彖詞、言乎全體之象也、爻下之詞
言乎一節之變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
者善補過也
卦爻之詞或吉或凶者、言乎卦爻中之得失也、其
失時不當位而失者則係之以凶其順時當位而
得者、則係之以吉也、卦爻之詞有曰悔曰吝者、言
卦爻中之小疵也、悔者將向乎吉而猶有小疵、吝
者未至于凶而已有小疵、故係之悔吝以明之也、

卦爻詞有言无咎者、以卦爻中雖已有過而能改圖轉移、故係之无咎以善之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

聖人繫詞之例如此○是故列貴賤者、存乎爻上下之位、排定其以陰爲主而小、以陽爲主而大者、存乎卦陰陽之體、至若辯明卦爻之吉凶、使人知所趨避者、則存乎卦下爻下之辭、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易辭之憂其悔吝而示以儆懼預防之道者、則存乎善惡初分之介、震動激發之使歸于无咎者、則存乎知其悞舉而悔、聖人係詞之法如此、皆卦爻中之所本有者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詞也者各指其所之、

是故卦有以陰為主而小者、有以陽為主而大者、聖人所係之詞、有言凶言悔吝而險者、有言吉言无咎而易者、豈卦自卦而詞自詞哉、辭也者、各指卦爻之情之所向耳、所向者險、則係以險、所向者

易則係以易、非聖人故爲是險易也

右第三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此章極贊易道之大。足周聖人之用。首節總言易道之大。二句本一意相足、不是兩層、若云、道莫大于天地、而易與天地齊準、所以于天地之道、能彌之而極其周密、凡道之全體、无不包括、能綸之而極其分析、凡道之條理、无不詳明、物理人性天命、無不備于卦爻之中、而聖人用之、如下文所云也、

仰以觀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

試以聖人以易窮理之事言之○天地之或幽或明、必有其故也、聖人以易書陰陽之理、仰觀天文、而考其晝夜上下之異、俯察地理、而辨其南北高深之殊、則知其所以幽者、自陽而陰也、所以明者、自陰而陽也、幽明之故、以易而知之矣、人物之有生有死、必有其說也、聖人以易書陰陽之理、推原人

物之始、何為而生、反觀人物之終、何為而死、則知始之所以生者、氣化之聚、自陰之陽也、終之所以死者、氣化之盡、自陽之陰也、死生之說、以易而知之矣、造化之為鬼為神、必有其情狀也、聖人以易書陰陽之理、而觀造化發育之功用、方其始也、陰精陽氣、妙合而凝、而物以之成、及其終也、精氣銷殞、魂漸游散、而物以之變、則知精氣之聚、神之来而伸也、陰變陽也、游魂之變、鬼之往而屈也、陽變陰也、鬼神之情狀、以易而知之矣、夫幽明之故、死

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皆理之難窮者也、聖人無不
于易而窮之、易道之大、于此可見矣、
與天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試以聖人以易盡性之事言之、人性與天地本一
理、性有未盡、便與天地不相似而有違矣、聖人體
易理之彌綸天地者於一身、則性无不盡、而與天
地相似、惟其相似、則在吾心之理、與在天地之理、
渾合无間、何違悖之有、何以見其與天地相似而

不違也。天地之理、仁智爲盡之聖人之智、周遍乎萬物、于其隱微、无不畢照、而即有道以濟之、一一處置、使之得所、是智而行之以仁、有真見者、即有寔用、則其智不過、而非空虛玄遠之智矣、過事之不可以常法處者、聖人能委曲通變、是旁行也、然不泥於經、亦不畔乎經、其所行者、終是天理人心之不可易、而不至於流蕩无歸、其旁行者、行權之智也、而不流、則守正之仁也、然聖人之智、又不特周物旁行已也。其于天理之當然、樂之而不厭、於

命數之適然知之而不疑則利害得喪皆不足以動其心何憂之有智至不憂則智益深矣聖人之仁又不特道濟不流而已也凡人為境所動而私意未化者則自利之念多而愛物之意反薄聖人隨所處而安雖境遇不齊只是純乎天理而不以一毫私欲雜於其中便能物我无間視人猶己而能愛矣仁至於無所往而不能愛則仁益篤矣聖人之智且仁如此此其所以與天地相似而不違也而寔於易得之易道之大此亦可見矣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至於聖人至命之事。亦无不本於易者。夫天地之化、惟一氣之流行而已、豈能無過也、聖人以易為之節宣裁制、使之各有定法、有常度、如治曆明時、以經天、體國經野以緯地、節雨暘之變、適寒燠之宜之類、皆所以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也、萬物紛紜不齊、多不能自成、聖人以易委曲成就之、如于人則各為之養、各為之教、而无不得其所、如于物

則遂其生制其用而无不得其宜知之甚明處之咸當而不至有一物之或遺也凡天地人物之所以聚散屈伸循環而不窮者是所謂晝夜之道也人多執其粗迹滯于一隅而不能通知聖人深體乎易之理則動靜无端陰陽合德上下與天地同流于晝夜之道莫不灼見其循環之妙而默契其迭運之機所謂知天地之化育也聖人之範圍曲成通知者知此其所造直與天命為一故聖心存主之神妙萬物而无不周不可以方所求也聖心

流行之易、成萬亨而無其跡、不可以形體執也、聖心之神、即天命之神、聖心之易、即天命之易、是所謂至命也、至命知此、則窮理盡性要其至矣、而皆于易得之、易之與天地準、不可見乎、命是理性之源頭、至命者聖人所知所能、直到道理源頭處與之為一也、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

此章是夫子指道體之妙以示人也、說易為明道

之書、夫所謂道者何也道本不離乎陰陽而寔不倚于陰陽者也若分言陰陽、只謂之陰陽、不得謂之道、惟是靜則爲陰、動則爲陽、既一陰而又一陽、動靜无端、循環不已、是即太極本然之妙、乃所謂道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道因動靜互根、陰陽无始者也、方其靜之終而動之始、以陽之發舒、繼陰之貞靜、斯時氣方萌動、而理乘以行、全是天道之本然、无一毫渣滓雜于其

問是可目之為善也此理在天曰善及其氣之既凝成為形質則此理遂付于人物人得之而為民彝物得之而為物則所謂各正之性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由繼善而成性則君子之道即所謂一陰一陽者在人之理即在天之理豈尚有偏而不全者乎但纔落氣質便有偏全于是有稟陽氣之多而為仁者偏乎動者也却不知其為偏於動以為道之全

體、只在於仁、而不復知有智、有稟陰氣之多而為知者、偏乎靜者也、卻不知其為偏於靜、以為道之全體、只在於知、而不復知有仁、至於稟陰陽之駁雜者百姓也、雖日用此仁智而不著不察、并仁知之見而无之、仁者知者之偏如此、百姓之蔽又如此、何怪乎君子仁智合一之道、鮮能於天下乎、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大此一陰一陽之道、當元亨之時、自內而達之於

外、氣於此運理於此行、造化之功、昭然可見、是顯之於仁也、當利貞之時、自外而斂之於內、氣斂於无朕、理隱於无名、機緘之妙、杳乎莫窺、是藏之於用也、顯仁所以鼓萬物之出、機藏用所以鼓萬物之入機、而一出於無心、非若聖人之憂勤、而後有以生成乎萬民也、夫仁之顯可以觀德、顯仁而萬物以出、德何盛也、然且為无心之德、即聖人之德、不足以擬其盛矣、用之藏、可以觀業、藏用而萬物以入、業何大也、然且為無心之業、即聖人之業、不

足以擬其大矣、其盛德大業、不其至極無加乎、

時說云、此與下節就化機之出入、以明一陰一陽之道、語只圓、上三節自天說到人、語意已完了、此下又從頭另說耳、化機出入正是一陰一陽、其所以然者、即道、豈可云就此以明彼乎、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夫業發見在外、藏用則內矣、何以謂之大業、蓋方其藏用之時、此理無所不備、萬物歸根復命、而生生化化之機、都收斂在內、是惟未發、一發、則其業

不可限量、故謂之大業、德充積在內、顯仁則外矣、何以謂之盛、德蓋方其顯仁之際、此理發見彰著、源源而出、生意流行、與日俱新、此雖發于外、若非縕蓄盛大、何以續續不窮如此、故謂之盛德、藏用陰也、而即為大業、則陽矣、顯仁陽也、而即為盛德、則陰矣、所謂一陰一陽者如此

生生之謂易

其顯仁藏用陰陽互根如此、由是一陰一陽、生而不已、天地之消息盈虛、人物之榮枯動靜、何莫非

陰極則生陽、陽極則生陰、相禅于无窮乎、其自陰而陽、是陽易乎陰、自陽而陰、是陰易乎陽、推遷變化、不可執一、斯乃謂之易矣、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若物之得此陰陽以成形、則有自微而著之序、方其始生、胚胎始露、朕兆方萌、纔略成形象、此則輕清而屬陽、故謂之乾、至其既生、形者已形、色者已色、其詳細之法象、都呈效而可見、此則重濁而屬陰、故謂之坤、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即推之人事、亦莫不有是一陰一陽之道、人於事變方來、心未有定向、以蓍問易、極七八九六之數、因其所值之卦爻、而知將來之吉凶、此所以決其事也、是之謂占、夫占者事尚未成、陽之屬也、既筮之後、吉凶已明、即其所占而見之於云爲、吉則趨、凶則避、以通其變、此所以成其占也、是之謂事、事則占之已決、陰之屬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

合而觀之、无非陰陽、即陰而道亦在陰、即陽而道亦在陽、陰陽迭運、而道无不在、一屈一伸、一往一來、无在无不在也、无為无不為也、其不測如此、是乃所謂妙萬物、无方所之神乎、道之妙如此、故非易之書不足以明之也、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此夫子標易之書而貫其理。說易之為書、其中之

所含无一不有則誠廣矣外之所統无一不盡則誠大矣其廣大之狀何如自遠言之則无遠不到而莫之隔限如四海萬世其理皆充周的去自近言之則不待安排布置而自有各當之理即凡席聯袵隨處皆是而不偏以言乎天地之間萬事萬物紛紜靡窮則事事物物之理无一者之不備焉其廣大為何如

此節是形容廣大的模樣廣大之寔在第三節

夫其乾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

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易之所以廣大者。蓋有由也。天地本皆以生物為心。夫乾之為道。方其靜而利貞也。未見其生物也。而生物之心、常存而不他。其靜時何嘗一也。及其動而元亨、則生意由中達外、沛乎莫禦、其動又直遂也。靜而專、動而直。是以物之受其氣者、无不資之以為始。其生物也不已大乎、夫坤之為道、其靜而利貞也。許多生意、都收斂在內、是所謂翕也。及其動而元亨、則乾氣一至、就能承之以生物、許多

生意一齊發散出來其動又何闢也靜而翕動而闢是以物之受其氣者无不資之以成形其生物也不已廣乎乾坤之廣大如此易則模寫乾坤之理者也安得不廣大乎。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試舉其廣大之意。廣大者莫若天地而易之廣大无所不有無所不包者則配乎天地變通莫若四時而易之陰變陽陽變陰往來而不窮者則配乎

四時天有日月各有攸司懸象著明者也而易所言奇而稱陽偶而稱陰其義各有所主者何以異此人性有至德原易而无難簡而不煩者也而卦爻之陽者有健之道其德恒易卦爻之陰者有順之道其德恒簡其易簡之善與人性之至德何以異乎易之廣大之寔如此

前廣大寔兼變通陰陽易簡在中此節廣大對變通等字言不可如時說以首句統下三句也

右第六章

按胡氏以易與天地準是贊易之書此是贊易之理甚支離惑人前章說書亦是書中之理此章亦是據易書而言其理不是懸空說理如生生之謂易之類若只言理不言書天地四時日月至德正其理之著見流行處不必以配言矣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此章言聖人體易之事以贊易也夫子說易之為道其至極而无加矣乎何以見其至于聖人之用

易見之德之崇業之廣者無如聖人夫易即聖人之所以崇其德而廣其業者也聖人之以易崇德廣業者如何德起于所知若識見不高明德何以崇故聖人體易之理於心而所見日超業基于所行若踐履不篤實業何以廣故聖人循易之理於身而所行日篤其崇也无一理之不察上同于天之高明而崇者至矣其卑也无一事之敢忽下同于地之厚重而卑者至矣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天位上、地位下、而陰陽變化、即行乎其中、聖人知崇如天、禮卑如地、則其本來一成之性不待存而自無不存、而性中所具道義、隨時流出、而各當其則、與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者、相似矣、德豈不崇業豈不廣乎、而皆以易崇之廣之、故曰易其至矣、

此易指造化而言、與　文言易書之理者不同、

成性是一成之性、道義是性中所固有的道、是統言、義其條件也、道義之已成者、便為德、業、知禮是工夫名目、與知行相似、天地設位二句是

引起下二句、說聖人之知行交至與天地設位相類、道義從性中流出、與易之流行相類也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此章言卦爻之用。先言卦爻所由立。遂示人以用卦爻之法。而舉七爻以為例也。首節云、易有六十四卦、卦之象、如何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物甚多、皆不離陰陽之變化、于是將天下之賾者、在心

上比度、何者是陰、何者是陽、何者是無陰無陽、或純或駁、或進或退、各將他形容、細細體察、乃畫成卦以象其物之所宜、如擬天之形容、是純陽至健之物、則畫爲三奇以象之、擬地之形容、是純陰至順之物、則畫爲三偶以象之、以至雷風水火之類、莫不皆然、是卦乃以象天下之賾也、是故謂之象、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易有三百八十四爻、如何謂之爻、聖人有以見天

下之動、雖不一端、要各有至當之理、于是即事以觀其理之所聚、求其通達无礙者、以立爲經常不易之法、繫辭于各爻之下、于爻之循此典禮者、則繫之以吉、于爻之悖此典禮者、則繫之以凶、是爻辭乃所以效天下之動者、是故謂之爻、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聖人因天下之賾以立象、是象所以表著天下之至賾也、至賾宜可厭惡矣、然其物宜之象、皆天下

擬

所當有、自當理會去、而不可惡焉、聖人因天下之動以繫爻、是爻所以表著天下之至動也、至動宜可雜亂矣、然其吉凶之斷、各有定理、而不可亂焉、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夫卦爻之不可惡不可亂如此、則一言一動之理。莫不具于此矣。故君子之于言也、必擬于易而後言、其于動也、必議于易而後動、觀象玩辭、于未言動之先、觀變玩占于將言動之際、使言之淺深詳略、動之仕止久速、各隨時適宜以成其變化焉、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欲擬議于易。果如何擬之議之耶。如中孚九二爻詞云、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尒靡之、今即此爻而擬議之、有鳴者、即有和者、有有好爵

者、即有靡之者、蓋言誠信感通之故也乃知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而有不應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而有不違乎言一出乎身、便加乎民、行一發乎邇、便見乎遠可見言行是人已感應之樞機也樞機纔一發動、或應或違、立時便至、樞機之發、誠取榮取辱之主也、豈特榮辱而已、言行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其召祥召殃、亦在此也、感人心而動天地者、皆惟言行、則君子之于言行、可不慎

乎、即此爻擬議之、則知言行之當謹矣、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如同人九五爻辭云、同人先號咷而後笑、今即其爻而擬議之、蓋言始異而終同也、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語或默、若不同也、然此特初就其迹以觀之耳、要其終而論之、則此二人者、各隨其分而安于義、其心實同也、其心既同、則雖至堅之物如金者亦不能間之、是其利可以斷金也、于是我之言

彼覺其有味，彼之言，我亦覺其有味，而无不相入者，同心之言，不其臭如蘭乎。即此爻擬議之，則知大同之道，不以跡而以心矣。

斷金者，二人心事既同，彼此精神貫通，即金之堅，亦不能間，如利刃之遇物使斷也。以金字當隔礙之物，斷之則通矣。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如大過初六云、藉用白茅、无咎、今即是爻而擬議
之、凡置物者、苟措諸地、可以為安矣、而又藉之以
茅、更何顛覆之咎乎、此誠慎之又慎、慎之至極者
也、夫茅之為物甚薄、而足以將其欲慎之心、免顛
覆之咎、是其用可重也、事有謹于細微而獲全者、
此類是也、苟慎斯藉茅之術以往、則防微杜漸者、
无所不至、將見禍敗无自而生、其亦无所失矣、即
此爻擬議之、知人之處事、當以慎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

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如謙九三爻辭云勞謙君子有終吉今取而擬議之人之勤于事而不自矜伐事既成有利于人而不以德自居者其器量宏大深遠是厚之至也今謙九三云勞謙正言人之有功而能下人所謂厚之至者也夫此勞謙之心蓋及人之德欲其盛而无人之不被自持之禮欲其恭而无念之敢矜所以居上而人不忌處前而人不怨則謙也者自致

其恭、而位即以之存者也、此君子所以終吉也、即此爻而擬議之、知人之當以功下人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如乾上九爻辭云、亢龍有悔、今取而擬議之、乾上爻以陽剛而居卦上、其象如人之貴倨而不安其位、高亢而不恤其民、賢人退居下位、而莫肯為輔孤立于上、禍敗立至、是以動而有悔也、即此爻擬議之、可見人之不可亢也、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如節初爻云不出戶庭无咎今取而擬議之節初惟能不出戶庭乃得无咎可見戶庭之不可輕出也言語者即人身之戶庭也凡禍敗之所生更不在他惟言語輕發遂為亂階也君有當密其言而不密者則必貽害于臣而失其臣臣有當密其言而不密者則人必中傷而失其身至於凡事有利

害伏于幾微、成、敗、係于毫忽者、尤當謹密、若一不密、則必有阻其謀撓其事者、即功在垂成、亦必壞之、是以君子凡事皆慎密而不輕出於口也、即此爻擬議之、可見言語之當慎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今取解之三爻擬議之、作易者其知盜之情乎、易

曰負且乘致寇至盖以負也者本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則君子之器也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則竊非其據才德不任適足起謀利者攘奪之心盜必思奪之矣小人而竊據高位上必慢其君下必暴其民罪惡既彰則謀利者皆借以為辭而伐之矣其能久有其位乎奪之伐之者雖是盜而致之者寔自小人如慢藏而不知防者是教人使盜冶容而好自炫者是教人以淫何莫非自致哉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盖以解三以陰柔而居大臣之位適

足爲盜之招也即此爻擬議之、可見人當量才度分不可據非其有也由此推之、則全易之卦彖爻辭、何者非言動變化之資乎、

右第八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昔伏羲時、龍馬負圖出于河、有自一至十之數、其

位則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伏羲遂緣此以作易、後来人徒知其為河圖之數、不知其為天地之數、雖知其為天地之數、亦不知其何者為天、何者為地、故夫子一一指成以示人、曰、河圖之數、即天地之數也、天體圓而數奇、圖之一、奇數也、故屬天、地體方而數偶、圖之二、偶數也、故屬地、由是而三之奇、亦屬天、四之偶、亦屬地、五之奇、亦屬天、六之偶、亦屬地、七之奇、亦屬天、八之偶、亦屬地、極而至于九、仍屬天、十仍屬地、

其可分別指出者如此、今總而計之一三五七九皆奇、則皆天數、是天數五、二四六八十皆偶、則皆地數、是地數五、夫此五位、以其次第言之、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奇偶乘承、以類而相得也、以其配合言之、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奇偶相感、各有所合也、若以天之奇數積而計之、一三五七九、共二十有五、數、以地之偶數積而計之、二四六八十、共三十數、以天數之二十有五、合地數之三十、凡天地之數、共五十有

五、夫天地生物、不過一氣之運、自其生成言之、是爲變化、自其屈伸言之、是爲鬼神、而其自微而著、爲消爲息之分限節度、則有如此、此五十有五之數、非卽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乎、造化之祕、不出乎此、此易數之所祖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聖人作易制爲蓍策、大衍之數、蓋以河圖中宮之

天五為生數之極、地十為成數之極、遂取而衍之、以五乘十、則成五十、即以五十為蓍策之數、然五十者數之成、成則不動、故于五十策之中、損其一策而為用者、四十有九、由是以此四十九策、分而為二、其左以象天、右以象地、是象兩儀也、次取右之一策、掛于左手小指之間、則左象天、右象地、所掛之策以象人、是象三才也、次取左手之策四、以數之于先、右手之策四、以數之于後、以象天時之運、必以四而成歲功也、既以四揲之、左右之策、各

有奇零、則先以左手之奇、扐于左手无名指間、後以右手之奇、扐于左手中指之間、以象暦法之必有閏也、閏者積月之餘日以成月者、五歳之間、再積餘日而再成閏月、然後別起積分、故蓍策既扐左之餘策、復扐右之餘策、然後別起掛、一以再揲也、其致用之準于造化者如此、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蓍既揲矣、於是陰陽老少之數可辨也、少陽進而未至於盈、其數可不計也、至於餘三奇而九是為老陽、其過揲之策、則四九三十六、以三十六計乾六爻之策、共得二百一十有六、少陰退而未至於虚、其數亦可不計也、至於餘三偶而六是為老陰、其過揲之策、四六二十四、以二十四計坤六爻之策、共得百四十有四、九三百有六十策、當期之日、蓋歲氣常盈、歲朔常虚、雖有多寡、而三百六十日乃其大較、乾坤之策、適與之配、其合乎周天之數

者如此、合上下經而通計之、陽爻百九十二、每爻三十六策、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每爻二十四策、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二篇之策、共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足當萬物之數也、其合於萬物者又如此、是蓍策之數、無從而不合也、

按本義河圖四面太陽居一而連九四句是推以九為老陽六為老陰之所自出三奇則九三偶則六乃朱子從揲法中推出其寔經文所言策數只是過揲之數而已不必兼帶三奇三偶

亦覺輕爽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

蓍策之全數如此、至其所以成卦、則自有次序也、是故揲蓍者、自分二而掛一、揲四而歸奇、九四營而後或得五而爲奇焉、或得九而爲偶焉、而一變於是始成矣、每三變爲一爻、至於十有八變、而後成六十四卦之一卦焉、自四營之易、以至十有八變之卦、此易之大成也、然成卦之序、自內而外、方其九變而成三爻、僅得八卦中之一卦、內體方具

外體未備僅可謂之小成而已必待加連而後大成也其成卦之序如此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至于卦既成而後視其卦之陰陽老少以為變動自本卦之體引而伸之於他卦則一卦可為六十四卦也九六十四卦同此變之類皆可以此法相長於無盡每卦皆可變為六十四卦也自一卦為六十四卦自六十四卦而為四千九十六卦易卦之變化至此無以復加矣天下之稽寔待慮通志

成務之能事、不畢矣乎、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蓍卦之變既備將見道本无形、而卦爻之畫一二示人也、其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皆自易有以顯之、德行難于變通合宜、蓍卦之數、一一可推也、凡人之趨吉而避凶、有得而无失、皆易有以神之、如是、則明有以决人之疑、有問必答、而可以酬酢矣、幽有以祐乎神、凡神所不能言者皆代為之告矣、其功用之大何如乎、

是言蓍卦之用、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夫子曰、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此所謂變化之道也、此皆理勢之自然、乃神之所為也、但此變化之道、人自不見知耳、人有知變化之道、於數則知其若何而生成屈伸、若何而乘除損益冥會其迭運之機、於法則知其若何而進退離合、若何而往来交錯、皆黙契其屢遷之用、則知數也者、一氣機之往来、法也者、一奇偶之積分、若或使之然

而寔非有以使之然也、雖欲不然而不得不然也、其于无心之化、自然之理、不有以真見而无疑乎、甚矣、人之宜究心于數法也、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承上章言變化之道、備見于易、故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四者何也、指其所之者、易之辭也、欲以易而言者、則取其辭、而言无不當矣、化而裁之者、

易之變也欲以易而為舉動者、則取其變、而動无不時矣、象其物宜者、易之象也、欲以易而制器者則取其象、而作事有成規矣、斷其得失者、易之占也以易而決疑者、則取其占、而臨事有確見矣

此言易之用。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惟易之辭占可尚如是、是以君子將見諸身而有

為也將措之事業而有行也必揲蓍求易而擬議之以處所為所行之事則易受人之命而即有以告之如嚮之應聲不計其時地之或遠或近造化之幽人心之深皆能遂知其未來之吉凶而悉以示人應之速而知之周如此蓋由其辭占之理上窮天道下析民故極其細微確盡可以稽實待虛耳苟非天下之至精而无以加者何以與于此哉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

試言其尚象尚變之事、君子之揲蓍求卦、方其四營之時、既考左手歸奇之策、復考右手歸奇之策、兩相參伍、既具焉、及三變既畢、既錯置歸奇之策于三、而一變以具焉、而或左或右之復總挈歸奇之策于一、而一低一昂之則七、八、九六之數、可稽焉、參伍以變、僅一變也、自此通之、合三變而皆參伍、或為老陰、或為老陽、或為少陰、或為少陽、不遂成天地之文、乎、錯綜其數、僅一爻也、至于合十八、變而皆錯綜焉、則極七八九六之數、而卦爻以成、或動焉、

或靜焉、或動在一爻焉、或動在全體焉、人事吉凶之象、不干此而定乎、所以然者、正以易蓍之為道、圓神不滯、惟變所適、能為奇為偶為老為少、而極天下之至變也、若非天下之至變而稍有所滯者其孰能與于此、當其變也、即君子化裁之準、其變既成、則君子制事之矩、安得不尚其變尚其象乎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辭占極天下之至精、象變極天下之至變如此、進

而求之、易本无心之物、无思也、无為也、方其未嘗
問之求之也、則寂然不動、及其著動于分揲掛扐
之時、卦成于十有八變之後、幽遠不隔、而吉凶立
判、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蓋生于理勢之自然、
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天下之至神也、苟非天下
之至神、孰能無思為之迹、而極精變之妙如此乎、
大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易至精至變而至神如此、乃知夫易者、聖人以理
之深者、人不易見也、而立為詞占以極之、使至深

者无不可推之使出理之幾者人不易辨也設爲
象變以研之使理之在幾微者皆研究其所必至
而剖判甚明是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然剖蚌占所在即深之所在也唯深也故能應問
如織遂知來物天下之志有滯塞而未通者卷于
此通之矣象變所在即幾之所在也唯幾也故可
爲化裁之則制器之準天下之務有欲成而未成

者、悉于此成之矣、辭占象變、皆神之所寓、則深與幾、皆神也、唯神也、故其通志成務甚速、莫知其所以速也、人見其至、莫知其何以至也、不待疾而自速、不須行而已至、又孰測深與幾之所以然哉、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所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正以易爲聖人之所以極深研幾、而寔至神、故以爲聖人之道也、則易之功用甚大、誠學者所當盡心也、

右第十章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此章言卜筮之事○首節言易爲卜筮而作○子曰夫易更三聖而成果何爲者也夫易本爲卜筮而作以人之未有知識也使之知何者爲吉何者爲凶而開乎物以人之欲有作爲也使之趨其吉避其凶而成乎務物與務之當然者皆道也卦爻既設而天下之道皆統括于其中易之爲用如斯而已

是故聖人之作易非有他也以通天下之志而使之開以定天下之業而使之成以斷天下之疑而使之皆合乎道也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此節言聖人所以作易之本承上文言易之為用如此當易之未作其理寔具於聖人之心是故蓍

之為德也老少无定用動靜无成質惟變所適而不可預擬者何其圓而神也卦之為德也是非有定指得失有明斷物宜所昭確乎不容紊者何其方以知也六爻之為義也因所居之位而道各殊隨所處之時而言各異不可為典要而吉凶以明者何其易以貢也蓍卦爻之德如此聖人當未作易之時已體備此三者之德而无一塵之累蓋以是三者洗濯其心也其靜而无事也則歛於无形而人莫能窺所謂寂然不動也及其動而有事也

則吉凶與民同患、而神以知吉凶之來、知以藏吉凶之往、又見其感而遂通矣、其孰能與于此哉、惟古之至聖、聰无不聞、明无不見、睿无不通、智无不知、具蓍卦爻之理、而不假蓍卦爻之物、如神武足以服人、而不假于殺伐者、乃如此夫、

朱子曰所謂以此洗心者、心中渾然此理別无他物。○神以知來是吉凶之未來者、其神足以知之、知以藏往吉凶皆有定理、如何便吉如何便凶、皆理之已然而不待推者、所謂往也聖人

之智、皆藏得此理、而了然在中、神武不殺、是譬
喻不可作真寔說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
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此節正言聖人作卜筮之事、承上文言聖人之德
知是是以一氣之運、消息不齊者、天之道也、聖人
能明之、天下之紛紜不一者、民之故也、聖人能察
之、明天道、則知神物具陰陽消息之理、而可制以
為法、察民故、則知天下之動、皆以理之順逆為吉

凶、而人多不知、不可不有以開其先、於是肇興神物、制爲卜筮之法、以開先乎民、使之用以趨吉避凶、聖人於此卜筮之時、其心湛然純一、肅然警惕、以考其占、使其德神明不測、亦如鬼神之知來焉、易之爲用、不大著乎、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此節即聖人之興神物而詳其始末。承上文聖人

既興神物以前民用、夫此神物、寔生于造化、而後制自聖人、以用之天下也、是故天地開一氣流行而有動靜、當其靜而闔戶、則為陰之事、而謂之坤、當其動而闢戶、則為陽之事、而謂之乾、其一闔以斂其終、即一闢以開其始、動靜相推而互易者、則謂之變、闔往而闢即來、闢往而闔即來、動靜无端而不窮者、則謂之通、化育之機如此、而物生焉、自其資始之時言之、物斯見矣、然不過象貌之彷彿、則謂之象、自其作成之時言之、物斯形矣、見其材

質之一定、則謂之器、見形象器、而神物生于其間、於是制龜而用以卜、制蓍而用以筮、此聖人修身之教、而垂憲萬世者、則謂之法、卜筮既立、利於用之、以出以入、而民无不用之者、不期然而自无不然、不謂之神乎、則卜筮者聖人本之于造化而為法于天下者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此兩節言易畫卦之序而及其用。若云易固用以

卜筮而作易畫卦之次序，則何如者，是故聖人之作易也，本以模寫陰陽之變，而有陰陽之所以變者，是為太極，无象數之可名，而寔象數之所由以立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聖人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而陰陽之儀形自此生矣，陰陽有老有少，于是於兩畫之上，各加一奇一偶，而老陰老陽少陰少陽，四者之象，自兩儀生矣，陽陰老少，又各有其變化，於是于四象之上，各加一奇一偶，而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八者之卦，又自四象生

矣、八卦既立、則六十四卦、亦因此相盪而成、其中所載天道之消息、人事之得失、无不俱備、而吉凶已寓矣、吉凶既定、則吉之所在、人知所趨、凶之所在、人知所避、而大業於是生矣、此所以可為卜筮之用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此節贊蓍龜功用之大承上文易以定吉凶生大業而必假龜蓍以致用是故言法象者則莫大乎天地无所不覆无所不載也言變通者莫大乎四時寒暑相推而不已也言縣象著明者莫大乎日月萬物之所仰也言地位之崇高者莫大乎有天下履帝位之富貴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也備天地化生之物以致斯民之用立人巧所成之器以為天下利者莫大乎聖人盡自然之利極人官之能也至于探討事之賾而不一者索求理之隱而難

見者鉤取其理之深者使之淺而易見推取其事之遠者使之近而易知以定天下之吉凶使无不通之志以成天下亹亹使无不定之業者則莫大乎蓍龜其功用為何如哉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此節言聖人作易之事上文言蓍龜之用如此其大聖人誠見其足以開物而成務也是故天生蓍龜之神物聖人則而制之以為卜筮之用天之陰

陽迭運地之剛柔相推是天地變化也聖人效之而為蓍卦之變化天之垂象或見休徵而為吉或見咎徵而為凶聖人象之而于卦爻之順理而得者則定之以吉於卦爻之逆理而失者則定之以凶河出圖有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之數是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洛出書有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之數是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聖人皆則之而或以畫卦或以序疇聖人所制卜筮之事孰非造化之自

然者哉

此節說者多泥本義此四者聖人作易之所由也遂極力作推原語甚傷語氣如云人知聖人之作卜筮不知天生神物于先聖人乃則之于後易有變化不知天地先有變化而聖人從而效之易有吉凶不知本天之垂象見吉凶而聖人從而則之河出圖洛出書而聖人之作易敘疇則本于此愚讀之殊覺未安不如只平平說聖人作易時事而其本於造化自見于四者皆

作易之所由一句亦不相妨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此節總言易之所以前民者、以應首節承上文聖人本造化以作易、于是前民之法、无一不備、其揲蓍求卦、有陰陽老少之四象爲所以示人以所值之卦爻也、其卦爻之下、各有所係之辭、所以告人以義理之所在也、其係辭之中、又或定之以吉、定之以凶、所以斷其當趨當避而不使之疑也、示之

以象告之以辭而又斷之以吉凶何惑之不通何業之不成而何疑之不斷哉信乎其足以開物成務而冒天下之道也

右第十一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此釋大有上九爻義當屬八章擬議之例易大有上九之辭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何也子曰所謂

祐者、乃思或啟之行、或翼之、而得其助之謂也、然助豈倖得者哉、助有得之天者、天之所助者必其順而不違者也、人不違天、天亦不違人矣、助有得之人者、人之所助、必其信而不安者也、我以信孚乎人、人亦以信孚乎我矣、此感應之定理也、今大有上九以剛居上、而下從六五、六五柔順而中、而上九與之下交、是其身之所履者、信而无安、心之所思者、順而不違、且有下士之誠、而尚乎賢、滿而不溢、又如此、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可見人

欲得天人之助者、必信順而尚賢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此章亦言聖人作易。君子用易之事。首節言聖人之作易。曰聞之書本以載言、而言之丁寧詳悉、非書之所能盡、言本以達意、而意之含蓄深遠、非言之所能盡、信如此說、則聖人憂世覺民之意、其終不可見乎、子曰、意固不易以言盡、聖人立奇偶之

象以示人、其包含變化、无有窮盡、凡言之所不能
傳者、皆可使人觀象而得之矣、聖人之意、欲使人
知天下之情僞也、設爲六十四卦、以盡奇偶之變、
九天下之爲善爲惡、无不示象于此、而情僞可盡
矣、而又于卦、爻之下、各係之辭、而告之以爲吉爲
凶、而聖人之言、亦於此而盡矣、由是揲蓍求卦之
法以立、自七八九六之變、以得所值之卦爻、即以
卦爻之理、而通之于事爲之間、使天下萬世之人、
皆得趨吉避凶以盡利焉、人之有疑者、所爲必不

决自象變既設人皆知何者為吉何者為凶於是相率樂於趨避而不能自已而又不知誰為啟之誰為翼之也非所以盡神乎至此則聖人何嘗有不盡之意不盡之言而聖人之意何嘗不可見于天下萬世乎

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自所立之異觀之知夫易之所有惟陰陽而已則画之奇而為乾画之偶而為坤其即易中所包蓄

之緼邪、何以見乾坤為易之緼、方初畫卦定位之時、乾畫與坤畫相對而列、由此相摩相盪而自陰而陽、自陽而陰、交變不窮之理、已立於其中矣、使當時不立此乾坤之畫、則所為變化之理、何自而見、變化之理、既不可見、則陰陽奇偶、不可復推為通變之用、而乾坤不幾於息乎、此聖人之所以立象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擧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

事業、

聖人既立卦象、則天下之理、具載其中、是故自卦爻之形而上、則皆自然之理、而謂之道、自卦爻之形而下、則奇偶一定之象、而謂之器、由是本自然之化、而裁為七八九六之數、斯則剛柔相推、来往交錯、而謂之變、變既成矣、即所值之卦爻、推而行之於事為之間、則利用出入、而謂之通、然是變通、不特一人可用也、舉而措之天下之民、使之皆如是變、如是通、則志无不通、務无不成、而萬世賴之

不謂之事業乎至此則聖人之意无不盡矣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卦象本聖人之所以盡意是故夫象也者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象本聖人

所以象天下之賾、則能窮極天下之賾、而无一物之不周者、惟存乎卦、爻本聖人所以效天下之動、則能鼓舞天下之動、而使之亹亹不倦存乎爻之辭、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因陰陽自然之化、而裁爲七八九六之數、則存乎易之變、易中原有變動不常者、而後化裁可用也、因所值之卦爻、而推之行事、則存乎易之通、易中

原有通達无礙者、而後人可推而行也、若夫得卦爻之變、而不泥于變、得卦爻之通、而善用其通、所謂神而明之也、則存乎其人、苟非其人、不能有此妙用也、其人豈易得哉、同此卦爻之理、變通之用、獨能不煩擬議而全具于已、不假言說、而寔體于心、則存乎平日之德行、涵養純熟、而後自成自信如此也、豈易及者哉、

右第十二章